

T5235.4/4245(15)

1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15



蘇文忠公文鈔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  
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僊軼世之才  
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  
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  
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  
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



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  
縱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  
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  
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  
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  
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  
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啟二十六首與

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七十首策  
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  
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  
首釐爲二十八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蘇文忠公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



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即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

溢滙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摺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



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  
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  
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  
差役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  
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  
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  
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  
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  
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  
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  
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  
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  
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  
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  
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前金蓮燭送



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非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浚罪爲仁政罪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牖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里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

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



詔皇后而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

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儻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甃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東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



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

蘇文忠公文抄本傳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制策二首

御試制科策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

第二卷

上書一首

上神宗皇帝書

第三卷

上書六首



再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徐州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第四卷

劄子六首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第五卷

劄子八首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乞郡劄子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第六卷

狀六首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轉對條上三事狀

薦宗室令時狀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第七卷

狀六首

諫買浙燈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劄子

乞開杭州西湖狀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第八卷



表啟共二十七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謝宣召入院表

杭州謝放罪表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謝賜衣襖表

到昌化軍謝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

謝兼侍讀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杭州謝上表

謝歐陽內翰啟

謝應中制科啟

謝賈朝奉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賀韓丞相再入啟

謝館職啟

謝王內翰啟

賀韓丞相啟



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啟

答陳提刑啟

答彭賀州啟

答王承議啟

答王幼安宣德啟

登州謝兩府啟

第九卷

書九首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劉侍讀書

上韓太尉書

上王兵部書

上梅直講書

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應制舉上而制書

第十卷

書十三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答畢仲舉書

答張文潛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黃魯直書

答秦太虛書

與李方叔書

答謝舉廉書

答劉沔書

答李端叔書

答史諷書

第十一卷

論八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秦論一

秦論二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思治論

第十二卷

論九首

武王論

平王論

始皇論一

始皇論二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魯隱公論一

魯隱公論二

宋襄公論

第十三卷

論九首

伊尹論

周公論

管仲論一

管仲論二

范文子論



范蠡論

伍子胥論

孫武論一

孫武論二

第十四卷

論九首

樂毅論

商君論

戰國任俠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霍光論

諸葛亮論

第十五卷

論七首

孔子論

子思論

孟軻論



荀卿論

韓非論

揚雄論

韓愈論

第十六卷

論八首

書論

禮論

春秋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續朋黨論

續楚語論

第十七卷

試論十首

刑賞忠厚之至

重巽以申命

孔子從先進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形勢不如德

劉愷丁鴻孰賢

禮以養人爲本

王者不治夷狄

第十八卷

論解共十首

鄭伯克段于鄆

用郊

會于澶淵宋災故

黑肱以濫來奔

小雅周之衰

大夫無遂事

定何以無正月

猶三望

觀過斯知仁

君使臣以禮

第十九卷

策五首



策畧一

策畧二

策畧三

策畧四

策畧五

第二十卷

策七首

專任使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無責難

無沮善

敦教化

第二十一卷

策七首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去姦民

第二十二卷

策六首

倡勇敢

定軍制

教戰守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第二十三卷

序傳共十首

范文正公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田表聖奏議序

鳧繹先生詩集序

樂全先生集序

王定國詩集序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送水丘秀才序

方山子傳

陳公弼傳

第二十四卷

記十二首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南安軍學記

醉白堂記

墨妙亭記

墨君堂記

璧張氏園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氏藏書房記

張君寶墨堂記

放鶴亭記

文與可筓簞谷竹記

石氏西苑記

第二十五卷

記十四首

蓋公堂記



莊子祠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眉州遠景樓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遊相山記

石鐘山記

大悲閣記

安國寺大悲閣記

四菩薩閣記

衆妙堂記

清風閣記

第二十六卷

碑六首

宸奎閣碑

上清儲祥宮碑

廣州羅漢閣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第二十七卷

銘贊頌共十五首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九成臺銘

擇勝亭銘

漢鼎銘

徐州蓮花漏銘

夢齋銘

文與可飛白贊

延州來季子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韓幹畫馬贊

三馬圖贊

磨衲贊

十八大阿羅漢頌

第二十八卷

說賦祭文雜著共十五首



稼說

剛說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問養生

日喻

明正

太息

藥頌

傳神

六一居士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書東臯子傳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目錄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制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  
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亾聊邊境  
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  
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  
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抃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

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



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  
 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  
 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  
 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也  
 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  
 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  
 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

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  
 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  
 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  
 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  
 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  
 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  
 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  
 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



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  
 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  
 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  
 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  
 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  
 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  
 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  
 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

仁廟多仁  
 厚而柔緩  
 故子瞻振  
 厲在此

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  
 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  
 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濟矣平所  
 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  
 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  
 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亾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  
 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  
 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



鑿心剔骨  
之言

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纒繫者眾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

宋仁廟時  
有此風

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



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  
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  
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  
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  
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  
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  
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  
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  
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  
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

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  
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  
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  
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  
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  
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  
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  
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  
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  
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

謂秦以委  
之之說未  
安大略條  
邊事一着



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  
 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  
 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  
 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  
 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  
 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  
 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  
 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綿繡之工日作而不  
 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  
 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

切近今日  
 之弊

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  
 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  
 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  
 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  
 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  
 常久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  
 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  
 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



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  
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  
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  
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  
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  
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  
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  
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  
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  
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

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  
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  
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  
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  
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  
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  
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  
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  
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



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牀。啣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

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診本不至於六六診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本非



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

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分別得好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



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

此等處却類今策矣

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眾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



養水早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早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之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

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



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  
 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  
 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死於平難入以爲必  
 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  
 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  
 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中間持  
 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  
 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  
 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  
 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  
 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  
 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  
 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  
 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  
 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



魚文 卷之一  
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創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意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

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



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  
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  
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  
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拓過觸諱以亡軀則非  
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  
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  
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  
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  
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

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  
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  
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  
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  
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  
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  
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  
夫望之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  
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  
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



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  
 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  
 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  
 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  
 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  
 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  
 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  
 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

敢言之氣

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  
 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  
 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  
 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  
 信雖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  
 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  
 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  
 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  
 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  
 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

名言



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之  
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  
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  
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  
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  
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  
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  
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  
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

直言橫山之兵

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  
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  
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  
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  
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  
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  
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  
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  
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



當持諸臣  
爭言條例  
青苗以此  
上下不和  
故制策及  
此

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  
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  
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  
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  
之力之不能勝眾也久矣古者刀踞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  
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斥逐異議  
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  
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

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  
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  
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  
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  
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  
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  
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  
者已眾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



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

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



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  
 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  
 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  
 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  
 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  
 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  
 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  
 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  
 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其憂勤以  
 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

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

切中當時荆公之論

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

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

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

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

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

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

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



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同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借擬士對以諷諫當時之政而擘畫處更勝前首

東坡病當時徂於青苗條例諸法及橫山用兵等事故特擬策以發其直言敢諫之氣不知當時曾及聞神廟否然據愚見此作亦不過條其事而言之耳未有一段精光意見開悟人君令其實落做手處其不逮賈誼治安策多矣

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燈二事以故敢爲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而所以湮執政之嫉怨者亦在此大畧摹倣陸宣公奏議來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

疾言而人

威罪在不赦蒞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

忠



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婉○言○而○入○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

以上數轉無限悽惋曲折

結心在無其事

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入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



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溪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



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  
 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浮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  
 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  
 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  
 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  
 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

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  
 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  
 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  
 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  
 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  
 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  
 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  
 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  
 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  
 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

明切而婉  
 此議論好  
 施之神宗朝九切

接得緊



昔君之詞  
要取分  
明所以如  
正說

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  
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  
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  
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  
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  
君臣宵用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  
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  
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  
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  
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  
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  
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  
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  
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  
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



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

論當時遣使中所言永利

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益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摩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



論當時備  
役法

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  
 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  
 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  
 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  
 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者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  
 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  
 行令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  
 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  
 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  
 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

可見雇役  
之法宜于  
江浙而不  
宜于他省

職事近  
年事亦類  
此以故擇  
紳士夫不  
便馳傳

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  
 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  
 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  
 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  
 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  
 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  
 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  
 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  
 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



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二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

論富時青  
留即配法

典介前之病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亥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聯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



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

恐當時執政及所遣使曲為回護法之不度處於此特為指畫

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追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



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  
 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  
 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  
 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  
 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  
 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  
 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

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如、此、與、醒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

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

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

高郵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

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

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

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

人行險僥倖文過一節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邀實福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



厚風俗在  
無輕用新  
進事之  
人

名儒有本  
未之言

王肅公所  
為神宗力

建富強之  
術故特拈

出反復

揚推古來

情事如水  
之鑑物

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

等類

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者，亦有盛壯而暴亡者。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入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錯敘  
古今更又  
明析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  
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  
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  
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  
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  
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  
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  
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

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  
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  
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  
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  
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  
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  
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  
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

借張釋之  
之薄責夫  
謝高亮之  
抑黃忠漢  
文之沮賈  
生暗折當



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

當所執政  
既建富強  
之說為之  
擇選幹少  
年因而不  
次起擢以  
其為助  
故蘇公為  
之痛論

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海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



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  
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  
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  
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  
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  
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  
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  
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  
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

存紀綱在  
任官諫以  
持公議

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  
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  
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  
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  
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  
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  
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  
諫評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  
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

宋文 卷之二 三



公復以公  
議一節以  
持朝廷紀

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  
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  
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  
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  
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  
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  
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  
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

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  
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  
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  
再亂其心明切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  
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

大議論



之指及新  
政之可採  
者益動一  
齊

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  
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  
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  
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  
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  
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  
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  
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

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  
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  
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  
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  
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

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

後門

又與醒神宗一稱

自開

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  
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  
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



以下三言  
可謂神宗  
對病之藥  
然即前所  
指陳積人  
心厚風俗  
存紀綱相  
為並廢

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  
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  
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  
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  
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  
再三感陛下聽之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  
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予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蘇當仁廟時

朝廷方尙安靜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  
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亟富疆故  
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而次公之言猶  
紆徐曲異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  
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汝輩請  
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下手處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闈叔 著重訂

上書

再上皇帝書

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及盡者更為曲  
鬯之耳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  
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  
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



皆當時韓歐文潞張安道滕甫諸人皆當時陰附刑公而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

陽助公議者

借神宗一線之明處直攻之

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

蘇長公所

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紕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



節前書所  
指結人心  
一節於此  
復相發明

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之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

當時稱公  
有罷詩賦  
進士之議

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



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脩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指荆公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涼忠臣暗指呂惠卿輩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

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上皇帝書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  
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  
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  
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  
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  
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  
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



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  
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  
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  
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泰之下  
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  
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  
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  
戶所由以關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  
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  
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

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  
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  
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徐州上皇帝書

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





壁畫徐州  
險害處甚

明切

並徐州屬  
邑

都彭城天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  
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地形便利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  
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  
若瓦上建甍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  
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  
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之  
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  
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  
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

以上並詳  
徐州形勢  
足恃以下  
始一一為  
之區處

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  
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  
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  
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  
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  
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  
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  
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  
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  
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



看他區畫  
周悉處  
因形勝擇  
勇悍之士  
訓之爲兵  
帝銷盜賊  
誠爲名言

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  
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  
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  
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  
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  
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  
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  
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傲惡又城

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  
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  
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  
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  
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  
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  
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  
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  
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  
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



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

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至，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



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以疎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引入深處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

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



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

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晉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掉○尾○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作

予嘗謂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為最

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

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

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

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

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

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



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

役有潰叛之志熟練世故之言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

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

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破勝者秦始皇

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

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

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回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

時冥謫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辰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

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

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

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強國威鎮萬里然而民怨盜起冥謫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

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

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

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

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

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

何等斷案

總論

單卷

冥謫



引入當時  
用兵勝而  
開募處先  
為伏案

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

當錄以兵  
敗為恥故  
同獲而沮

以其請為  
蓋以冥祐  
為勸

三層用兵  
次第何等

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蒞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



以下

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背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  
 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  
 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  
 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  
 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  
 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死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  
文忠公晚年齊魯人以此

卒精強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  
 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  
 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  
 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  
 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  
 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  
 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  
 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

天心一段  
尤有折辨



上文已結更  
引証議論  
見進言之難  
與得則書  
法力同

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  
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  
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  
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  
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  
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  
慮深遠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  
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逆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  
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  
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  
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  
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本從勝氣頭要他轉頭極難文假在勝頭上搗虛折縫  
捧：着穴尤要看着他懇透沉至之情溢于眉目顏色之



外處竟是一幅觸龍見齊后圖李龍眠米南宮文  
彭州安得不置此老一座

此較之商周書中伊尹告太甲周公告成王諸篇雖  
伊周有不能愷切透快如此者也學者要曉得蘊文忠

為張方平以伊周所不能處為深願學伊周之所能便知  
此文與商周誓誥相表裏奏疏中有數文字也

此書妙絕古今不待論矣此言于神宗喜事之時固為確  
論而止言兵不可輕用於本朝弱弛之病為以水濟水也明

允好言兵事子瞻痛言兵事固是仁廟神廟為時  
不同然此書中若將宋初狃安弛兵當為振作今日

又不可好兵則事理既全而于當日事尤為刺骨矣

代滕甫論西夏書

老臣典刑之言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

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

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

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

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

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

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之

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

妄頓好如此說才解

蘇家最善設喻



其自得夫  
勝之心

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水之上以車輪  
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  
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  
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  
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  
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  
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  
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  
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  
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

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

先發

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  
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  
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  
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

入時事

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  
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  
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  
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  
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

引公孫康情事甚切



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眾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行文却好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眾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棋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極尊動人主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

老成各言

又喻收



蘇文 卷之三  
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此篇行文處不如張方平書然引曹操之不追袁紹所遺公孫康斬尚一節卻切秉常情事兵畧甚奇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悲切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

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

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

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

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在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

一、邊自道便  
一、邊以天眷  
為言妙



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  
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妙在全意是畏此意外之虞下面自家已解以片言而誅楊惲太  
宗唐之興王也釋得若不相干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

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  
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

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  
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

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  
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

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

正前憂疑也  
反以慰幸言  
之極善措  
詞

自悲  
自解

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妙在又接入與神宗甚有與與凡今遊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  
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  
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眾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思踐  
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

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  
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  
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

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又錄天眷語  
自悲即自自  
解



予觀子瞻一生所橫被讒構處往往痛心矣故所代滕甫辯謗處亦種種刺骨嗚咽涕洟

只述昔日受知之情緣此且陳且辨一邊感動人主不覺一邊自解身網情智相生不可縱弛

要看他屢緣主眷憂疑悲悼不覺已婉自慰自解處此情生文字之妙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

長公總只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

士陽明議  
事每得此  
頂門下針  
法所以洞



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

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



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  
非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  
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  
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  
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  
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尙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  
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尙在則

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  
經史取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  
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  
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  
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  
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  
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  
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



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  
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  
匪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  
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  
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  
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

當時張商  
英賢無境  
曹並好神  
寂雖蘇氏  
兄弟亦於  
此著脚

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  
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  
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  
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  
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  
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  
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  
風則天下幸甚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借進讀寶訓陳西戎失事不以實聞忠直多矣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進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



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  
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  
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路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  
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  
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  
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  
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  
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  
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  
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

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  
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  
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  
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  
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  
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  
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  
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  
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深憂遠識之言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  
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  
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  
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  
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倍費此  
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  
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  
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



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克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

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畧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



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  
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  
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  
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爲  
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  
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  
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權場之法亦可兼廢  
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  
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  
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垂先帝

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  
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  
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  
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  
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  
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關朝廷之大者可謂  
經國手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  
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  
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  
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  
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  
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  
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



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  
 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  
 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緡使五  
 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  
 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  
 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  
 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  
 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  
 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  
 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璫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

君之二妻董璫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

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

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

矣汝能臣之如董璫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

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

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

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

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

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

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



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  
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  
天付克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  
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  
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  
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  
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  
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  
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  
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

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  
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  
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輸一時之安。  
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  
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  
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  
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  
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  
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  
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

○又○曲○盡○五○

○處○分○

○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

○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

○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

○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

○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

○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



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王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

各言

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叛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此乃文忠公搏虎手處惜乎世不能用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  
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  
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  
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  
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  
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  
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  
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



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鋼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羗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恩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朞年諸羗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

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而以窺熙河則其患



此亦以夷  
攻夷之術

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

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

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

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眾必從以鬼章之眾與溫溪心合而討

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

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

以生還其眾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

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

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

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

此策誠為  
執太阿之  
柄者

此一着亦

長公特許

利社稷存

耳

一篇主意

指揮之大

在此

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

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眾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

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

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

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與前一劄併看

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  
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  
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  
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  
死其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  
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  
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脇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  
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



此一策未  
見百全要  
領

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  
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  
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  
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  
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  
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  
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俾斂壇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  
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壇等合  
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  
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

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  
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  
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竇  
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終



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為君耳將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  
 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為君耳將  
 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為君耳將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劄子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議合經制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  
 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為君耳將  
 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為君耳將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



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葬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

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公之克才通達如此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  
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  
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  
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  
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  
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  
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



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夫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

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按此則今之戶部分司往往將載糧食船隻一概納料  
甚且京漕白糧船亦行例納合行停革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得肅朝廷之體與東方朔所劾奏董偃同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  
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  
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  
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  
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



觀望有損不敢不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臣等' and '奏']*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

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

句句字字入心語

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

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

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

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

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

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贄

借贄之所

苦口於德

宗者感動

望上



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

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辨替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蒼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葬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



蘇氏兄弟  
每每引古  
証今明簡  
如此

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  
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  
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  
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  
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  
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  
以此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名祀  
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  
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  
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  
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  
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  
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  
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  
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



圓丘方澤  
之說却出  
於周禮何  
也

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  
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  
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  
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入陛中  
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  
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  
準漢故事爲圓壇入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  
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

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北  
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  
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  
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  
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  
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  
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  
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  
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



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甚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

以下預發  
六議書一  
而割若吏  
之窮獄

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



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輜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  
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  
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  
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  
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  
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  
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  
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  
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  
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

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  
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  
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  
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  
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  
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  
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  
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  
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



文借漢事  
危主上博  
物治閭之  
議

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  
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  
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  
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  
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  
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  
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  
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  
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  
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服上合周禮下

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  
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蘇氏諸劄中此劄為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有能及之  
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相伯仲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  
 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  
 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  
 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  
 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  
 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

乞郡劄子

覽此而不為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

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

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

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

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

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



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  
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為怨仇臣與故相司  
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  
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  
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  
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  
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  
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

第一節 遭權口

第一節

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  
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榮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  
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  
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嘗對眾言挺之聚斂  
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  
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  
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  
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  
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讒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  
覲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下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

第四節



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椎於十夫  
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  
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  
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  
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  
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  
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  
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  
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

引蓋寬饒  
劉洎証自  
家却好

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  
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癘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  
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王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  
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  
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  
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  
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  
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  
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



以又批  
前所遭謔  
一翻更痛  
快悲咽

蘇文 卷之五  
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  
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  
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  
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  
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  
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  
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  
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  
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  
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

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  
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一

以下二劄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亦子瞻  
狀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  
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令之百官有司及監司  
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  
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  
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



魚之 卷之五  
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  
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  
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  
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  
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  
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  
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  
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  
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  
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  
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



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  
 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  
 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  
 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  
 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上而聖斷確  
 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  
 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  
 遠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  
 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  
 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

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  
 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  
 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  
 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  
 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  
 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  
 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  
 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  
 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已  
 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



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  
 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  
 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情壞  
 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  
 則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  
 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  
 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  
 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度幾兼行二帝忠厚勵  
 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  
 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

來面目

長公於此已直認發策本

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  
 司馬光尤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荅言公所  
 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  
 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歛民財十室九  
 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  
 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  
 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  
 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  
 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  
 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

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



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

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其所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正



蘇文忠公集卷之五  
當時諫官以長公策問爲譏訕神廟故長公直本自家  
所與執政辯議神廟法之所不當盡變者一一明哲一  
一感動而王荆公本與蘇氏不相爲謀者於此亦可以  
見其以公心議公事初非執已見以抗衆論者也哲宗  
於此亦可以釋然矣

宋大家蘇文忠公卷之五終



